

特别策划

春风带回了春天的消息。无论是看一朵花、折一枝柳，还是读书、踏青、远游，都会让人沉醉在与春天的相逢之中。春天是万物萌芽、生长的时节，春天的回忆和故事也往往与生命有关。春风愈近、春色愈深，愿每个人都记下最美好的春天，借取这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。

唯有春风可解怀

乡间拾挖野菜，显得意味悠长。乡间的春色毫不吝啬，只要前来，“弄花香满衣”也不是遐想。

晴雨相间是江南春天的特色，这样的天气正在滋养着茶园。阳光并不炽烈，好像张开了温柔的大手在抚摸着；细腻的雨丝又像乳汁一般甘甜，沁人心脾。雨后的茶园笼罩着一层云雾，缥缈如仙境一般，茶树就在仙境里贪婪地吮吸着养分。阳光晴好，采茶人在茶园采茶，用辛勤的双手烹炒幸福。采茶歌有时是优美的，有时也是苍凉的，不同年龄的采茶人对生活有不同的理解和感悟。江南的乡间，茶园是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。

梨花的春天来得稍微迟点，所谓“梨花落后清明”，一场盛大的白雪在乡间降落。踏青和看花的人纷至沓来，农家乐又开始火热起来。乡间的菜肴是绝对的原生态——腊肉炖竹笋、折耳根、葛粉、猪肉炖粉条、香椿、腊猪蹄海带，身在乡野，一边沉醉在乡间的风景之中，一边品味着乡间的各种美味，心头充盈着无比的幸福。

稻田里依旧可以见到最原始的耕种方式，在旁人看来也许是一种风景，一种厚重的沉淀，但在乡间仍是一种人与自然协调的朴素。看见一头娴静的牛在安然吃草，或者看着一个身穿蓑衣的老者在掌犁使牛，心里就会洋溢着无限的感动。

江南乡间的春色是博大的。大地之上的事物依循着季节像榫卯一样吻合，从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到“春深无处不耕犁”再到“刀剪良苗出水齐”——乡野之间到处是风景。只要心中有热爱和执着，莅临乡野就不愁没有收获。

江南乡间的春色是热闹的。繁花似锦是主色调，而这一场花事却隐含着必然的结果，因为春华秋实就是千古不易的事实。喜欢陌上花开的人，就嫁给东风吧，然后等候着一次次从容不迫的缓缓归来。

（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官坪中学）

江南春

□ 杨冬胜

春意江南的乡间悄然透头，如果阳光温暖，春色的蔓延便有不可阻挡之势。风是暖的，阳光是暖的，枯枝上萌动着淡绿色的芽和花苞，一切都像在突围，都像在给春天吐露心事。

春天的深情叙事是从各种花的春心荡漾开始的。杏花、桃花、早樱、紫荆、紫李，各自的花事像一场竞赛，踌躇满志。特别是李花开放，仿佛下了一场盛大的雪；而粉红的桃花，显得羞羞答答，不过也会开得漫山遍野。李树和桃树是人们的希望之树，李花和桃花是绽放在人们心头的幸福之花。

阳光看似猛烈，但还是缺乏力度，春雨也在悄然而至。一直晴好的天气，忽然被冷雨强力侵占，并且久久不肯离去。人们的心情由热变冷，似乎劝君加衣才是正道。那些被阳光热情邀约而开的花，这时肯定也满腹怨艾，那么纤薄美丽的花，怎么冷雨就不懂怜香惜玉呢？冷雨时大时小、时缓时急，看那零落的花瓣，真是心生惆怅。

春天看似有了迂回，但还是隐秘前进。草早就露出了头，被人踩过千百遍都已习惯，又何惧丝丝冷雨？蒲公英开始吐露出鹅黄，鼠曲草也绽出小花——放眼春天，即使再卑微的事物，都在向着未来和幸福出发。

春天在不断纵深，衰草连天的乡间山野逐渐充满了绿意和无限生机。殷勤的鸟儿总是欢天喜地，忘我地歌唱；空气里氤氲着淡淡的花香；春水涨了，小溪清澈明亮、潺潺流淌；那些无名的花也在努力绽放。

于是，春色日渐浓烈。乡间的春色并非中规中矩，而是充满了野性和不拘小节。春雨降落，地米菜疯长了起来，地里的野葱也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城里人到

柳笛声声

□ 王剑

不经意间，河边的垂柳醒了。柳树稀疏的线条在风中摇曳，如同一幅淡淡的水墨画。柳条上已经长出嫩芽，这些毛茸茸的翠色，恰似小蝴蝶扇着翅膀。一路走过去，柳树婀娜的姿态开始变得遥远，变得缥缈，变得诗意。恍惚中，仿佛穿越时空，走进了古代，走向灞桥、隋堤，走向长亭外、古道边。
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这是志南的乐趣；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”，这是高鼎的闲适；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”，这是王维的不舍；“无情最是台城柳，依旧烟笼十里堤”，这是韦庄的慨叹；“一树春风千万枝，嫩于金色软于丝”，这是白居易的柔情……在古人眼里，柔嫩的柳枝是一种托付，传递着人们的喜悦和哀怨。忽然想起北方的一位朋友。前几天，他在朋友圈晒图，还是一片冰天雪地；现在，如果我给他快递一段缀满芽苞的柳枝，告诉他春的消息，他会不会与我一样高兴？小城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，该是多么风雅的事情啊。

柳树不仅是信使，也是一种壮美之树。记得有一年去新疆，在哈密河的湿地公园听

到了一个故事，与柳树有关、与左宗棠有关。光绪元年，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，率军进入新疆平叛。河西地区“赤地如剥，秃山千里，黄沙飞扬”的大漠景象令左宗棠忧心如焚，他命令军士随身携带树苗，在沿途路边、宜林地带、近城道旁栽种，并要求每棵树都挂上栽种人的姓名，每隔一段距离还要挂盏灯笼，以免过往骡马车辆撞坏树木。在左宗棠的督促下，军卒一路走一路栽，竟在甘肃通往天山南北的交通驿道旁形成了“连绵数千里，绿如帷幄”的塞外奇观。这些柳树就是赫赫有名的“左公柳”，如今从陇东到玉门仍然随处可见杨柳依依的景象。左宗棠的部下杨昌浚写道：“大将筹边尚未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既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，也是对左宗棠植树造林的歌颂。

或许很少有人知道，柳树还是一种音乐之树。大学毕业前夕，我和几个同学去通许县一所中学实习。学校坐落在一片田野上，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几间破旧的青砖瓦房就是教室，三五棵高大的柳树分列在围墙外面。这个地方很偏僻，学生衣着朴素，学

习却很勤奋，他们早晨从周边的村庄匆匆赶到学校，中午不回家，午餐是在学校伙房里买的两个馒头外加一碗蒸馒头。看到我们到来，学生眼中写满了惊喜和亢奋，上课时他们听得很专注，课间也围着我们叽叽喳喳问各种各样的问题。

当时正值初春，几个男孩遇到在田间散步的我，变戏法一般拿出几根泛青的柳条，说是要做一种叫“呜呜儿”的哨子。他们用随身携带的小刀从柳枝上切下一小段，捏住两头向相反方向轻轻抖动。等柳皮与柳骨全部分离，就用嘴咬住一端，缓缓抽出光滑的柳骨，手便有了截软的柳皮管。然后，把柳皮的一端捏扁，用小刀刮去外皮，直至露出鹅黄的内皮，“呜呜儿”就做好了。孩子把“呜呜儿”放在嘴里试吹，或急促、或清脆、或低沉，此起彼伏，呜呜有声。我们坐在田埂上，说着，笑着，吹奏着。身后是麦田，麦田的上方是湛蓝的天空，天空中浮着几朵白云，掠过几只飞鸟。“呜呜儿”虽然是一种简易乐器，我们却用它吹响了春天，在大自然中享受一种质朴而纯净的快乐。

当初我们做的“呜呜儿”雅名叫“柳笛”，30多年过去，柳树的枝条青了又黄、黄了又青，却不知曾经吹响柳笛的少年去了哪里。而今，春天又来了，看到柳树，不由得想起了往事，似乎又听见柳笛声声，划破了时光的静寂。

（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漯河市漯河实验高中）

春访太行

□ 米丽宏

早春的山风又寒又急，“吱呀”一声推开眼前的寺门，门内逸出沉郁的气息。山深藏古寺，这个位于太行山东麓的石头寺庙，早已破落无人，四围亦是荒烟蔓草、云横雾漫。

白云寺，这“白云”二字真有一种游移变幻之味。在这淡青的黎明里，它连同早春枯树、断墙残垣，陷在四野的静寂中，共同酿成一种虚幻之感。我在寺内游走、驻足，东看西看。北大殿门口上方的牌匾标明此处正是白云寺遗址，碑文记载，白云寺始建于唐，元、清时期重建，嘉庆二年大规模修缮一次。历史深处，它曾经重檐斗拱、垂柱花篮、飞檐翘角、古风盎然。

世事如家常，白云寺便似极简叙事。在太行深处这弹丸之地，风云交集的历史大戏幕起幕落，如今也已烟消云散。

山居岁月，安详而深邃。凌晨，我们从县城出发拜访太行。一路上，车缓缓行在黑暗中；晓光渐明时，便来到这个被命名为“省历史文化名村”的驾游村。

停车沿村南柏油路悄悄上山，直取白云

寺。我们故意舍弃了村中大路，抄小道、越山溪、择荒径，想体验一下远山早春的真实状态。然而，小路上与一只狂叫的村犬迎面相逢，若不是它发出狗吠声，真以为是一匹来自山野的狼呢。我们急忙以石块投之，村犬被吓得吓退，可一转身又遭逢几个手臂扎煞、粗服乱头的黛色影子，还以为遇到了《聊斋》里讲述的异物。心下怯懦却也勇敢地奔过去——原来是几株老栗树啊！县志记载这里有几棵百年老栗树，竟不期邂逅了。

复前行，闻泠泠水声。借着越来越亮的晨光，见有袅袅白烟从石窝间摇曳而出，正是一泓暖泉。泉水清冽，没于河石间，吞吐着初升的暖阳，倒映着天上的白云，仿佛一幅微型河山图。这图画躺在这里多久了？想那遥远年代，枯树、老寺、小溪，各自微小的天地造化，日日被白云寺的老僧一扫扫扫扫夕阳和群山。而今，僧已无踪，寺已破落。但是，树在、溪在、白云在；群峰也在，天地也在。

寺西南而折，有森林步道直入小天池原始森林。我们别过白云寺，复上西山。回望

刚才所在，已被一汪湛蓝含蕴。山间的天幕总是很低，那蓝色又若无形液汁，含住了小村、山峰、林子，变成天地间的一块大琥珀。

沿着红石台阶贴南山山壁而走，渐渐走进了大山幽深的肚腹。视野里全是山和树，枯黄、赭褐、苍灰。除了苍绿松柏满身绒羽外，其他树木都是刚健的线条和轮廓。向阳一面的枝丫葱茏茂密，层次丰富；靠阴的一面稀疏些、粗略些，像绘画时没有尽心，只落得一种阴郁的沧桑。满山乱石横陈，被山林掩映，又被冰雪收编。一片片、一缕缕的白，由一场落雪皴染而成。遮不住的高峰巨石，雄伟之姿与灌木的阴柔之态互相映衬——时间是动静交杂的绚烂，老雪与新芽奇妙共生。

攀缘三公里后，进入松木溢香的原始次生林。脚下石阶变成木栈道，林木也变成一色的老松柏。林子晦暗幽深，好似要将人挤压成豆子样的一小粒一小粒。树下落叶，经年累积得褥垫一般，踩上去松松软软。松风起处，震天骇人，一颗心便禁不住系在松针尖上，摇摇欲坠。

站在山顶俯瞰，视野里一派春色：云和雪、山和天、崖和木、涧和谷、沟和草，皆历历在目。那一刻，心中积尘被风吹散，只剩一腔透明澄澈的心，安然地装着阳光月色、花发鸟鸣，还有越来越浓的春天。

（作者单位系河北省临城县第三中学）

油菜花的热烈

□ 余少芹

足以成为所有菜花的代名词。

看过一些名家散文，青睐油菜花的似乎屈指可数。记得的只有孙犁的《菜花》，对油菜花的直接描写也就那么几句。而且，孙犁笔下的油菜花浸染了哀伤的色彩，他的父亲没等油菜结籽便病逝了。汪曾祺是最爱写草木的，我粗略统计了一下，他提及的植物至少有几十种，但其中却没有油菜花。

特别想真正领略一番油菜花的气势。我所见过的那些油菜花，一畦一垄，望眼即穿，显然不符合油菜花应有的排场。心下有些抱怨：如果这油菜花不是开在春季，我也许还能利用寒暑假的便利去一睹其芳容。

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渐渐喜欢在网络上搜罗关于油菜花的消息，原来油菜花还有三种类型，其中两种起源于中国。令我惊奇的是，由南而北，油菜花的花期从1月到8月次第开放，演绎着一个奇妙的过程。阳光照到哪里，哪里便有油菜花的热烈——油菜花只在春天开放，原来只是我的臆断。

又看到“中国最美十大油菜花田”的介绍，江西婺源、陕西汉中、云南罗平、湖北荆门……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，一片花田有一片花田的姿态，共同的是铺天盖地、满眼金黄，我的目光定格在一张张拥有同一

种色彩和元素的照片上，遐思万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我终于还是去了一片花田，第一次领略油菜花的磅礴气势。油菜花漫成了海，土地仿佛镶嵌在脚下。那些油菜花肆无忌惮地泼洒生命的辉煌，不惧风吹、不惧雨淋、不惧日晒。积攒了一个秋冬的力量，涌动着蓝天白云的情怀，油菜花就这样奉献着毕生的力量。油菜花的花期大约就是30天，这30天正是它们生命中最美丽的绽放，错过了便又是一年的等待。

平凡得随处可见，却又热烈得如火如荼。油菜花不想去桃李的娇艳，不去攀牡丹的华贵，不去比芝兰的幽香，只是珍爱一垄泥土、一阵和风，昂首挺胸地开放着，无拘无束、无牵无挂，平凡而浓郁，朴实而高扬。

据说，油菜花的花语是“加油”，它有着坦荡、明艳的梦想，愿意为梦想不停追逐。我也愿意永远怀有一颗童真的心，靠在油菜花的身边，为我的家乡加油，为脚下的土地加油，为每个热爱生活的人加油。

（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教育局）